

编者语:新年伊始,本栏目理应揭开新的篇章。不曾发表过的《西游记》研究,或许就是其新意的表现之一。《西游记》名列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四大奇书”,本期发表的两篇力作,对其主旨有新的探究,对其作者的研究有新的发现。

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先生《〈西游记〉“归一”论》认为,对这部小说“归一”内涵的研究,是认识此书主旨的一大捷径。该文以详尽的证据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全面补充和修订了作者以往的看法,表现了学术研究的进展和良好的学术风范。

美国斯克德摩尔学院的胡令毅先生通过全面深入的文献考证,提出了《西游记》的原作者是唐顺之,而校改者是其子唐鹤征这一新说。本期发表的是胡先生系列考证中的第一部分,论文博采文献,细致地剖析了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陈元之原序,认为唐鹤征是《西游记》的校改者,实际上唐氏、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是三位一体。胡先生的一系列推论对《西游记》作者、主旨乃至成书过程的探讨,将会有所推进。

《西游记》“归一”论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西游记》于诸数理最重“归一”,而“一”以贯之。其“归一”之旨表现为两个层次,即“三教归一”归于佛,尤归于“一藏之数”;“万法……归一”归于“一心”。其意在表明世人学佛,“卷尽五千四十八”,其要在归于“一心”。而“一心”之境非他,乃石猴本为“心猿(源)”而“法名叫做孙悟空”是也。因此,“悟空”才是全书“归一”之本旨,而诚如黄周星评曰:“《西游记》一成佛之书也”。

关键词:西游记;归一;一心;一藏之数;佛教;悟空;心猿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0)01-0058-04

On the Theory of“ Be Converted to One”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DU Guichen

(Literary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Counting from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be converted to one” appears the most and “one” runs through it which reflects in two levels “Three religions converted into one”, converted to Buddha especially to “the number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ll laws to one”, to “one mind”. The meaning of it is to show that all people learn Buddhism by “finishing reading thousands of volumes” and its aim is to convert to “one mind”. The realm of it is nothing else. So the Stone Monkey originally was “mind ape / source” and its Buddhist name is Sun Wukong, comprehension of emptiness which is the real aim of “converted to one” of this book just as Huang Zhoupin remarked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is the book to convert into Buddhism”.

Key words: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converted into one; one mind; the number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uddhism; comprehension of emptiness; mind ape

“一”为数之始,除用于计算之外,还是我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以至于百家异说,却并尊“一”为体道之数。如《周易·系辞传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孟子·梁襄王上》孟子答梁惠王曰:“(天下)定于一。”《春秋繁露·天道》:“故常一而不灭,天之道。”《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涵养吾一。”《阳明传习录·上》:“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道家尚“无”,但是也以“一”为道之体,宇宙之本原,修真之要妙。《老

子》除有“一生二”云云之外,还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而《庄子·齐物论》曰:“道通为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所以,《周易》有“太极”,唐人孔颖达混同儒、道,疏曰:“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也。”《大般涅槃经》云:“菩萨了知一切生皆归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又,《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云:“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总之,仅以儒、释、道三家而论,虽宗旨有异,但是无不以“一”

收稿日期:2009-07-29

作者简介:杜贵晨(1950-)男,山东宁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为体道之数,而皆如《论语·里仁》载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从而这个能作为各家之“道”的共名的“一”,在《西游记》这一糅合诸家之学“倚数”以为小说的古典文学名著中^[1]最方便用为全书中心思想的代码。《西游记》作者颇明此理,撰作中甚重此道,结果形成《西游记》主旨,或被称为“证道”,或被指为“谈禅”,或被释为“收放心”等等,虽持论不一,但就其解释的具体对象而言,都可以归结到书中所谓“归一”的“一”。因此,对《西游记》“归一”内涵的研究是认识此书主旨的一大捷径。

《西游记》第一回回目曰“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2],开宗明义,点出此书主旨只在“心性修持”以“生”,即明悟“大道”。这里“大道”即“一”,“心性修持”以明悟“大道”的过程就是“归一”。这表现在《西游记》中的“归一”是对修行者基本的要求,书中曾多次加以强调。如:第十七回:“去去还无住,如如自有殊。总来归一法,只是隔邪魔。”第四十七回:“行者……对君臣僧俗人说道:‘……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第四十九回回中诗:“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第八十四回回中诗说:“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第九十回回目说:“师狮授受同归一,盗道缠禅静九灵。”第九十八回回中诗说:“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诸如此类等等,都以“归一”为万全之道,而主要强调的是两个层次,即“三教归一”与“万法……归一”。对于这个问题,虽然笔者在过去的论著中已多少有所涉及^[3],但语焉未详,仍有必要作一专门的讨论。因此,虽然以下论述的某些内容难免有与旧作重复之嫌,但笔者认为对这一题目的讨论,在总体上仍是新的。

一、“三教归一”归于佛

《西游记》“三教归一”的“一”实指佛教,其具体象征为“一藏之经”,而最后的指向是“一藏之数”。

读者周知《西游记》写孙悟空的师傅乌巢禅师授学,是“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第二回)。其所谓“三家”即儒、释、道三教;其他具体描写也仙、佛并尊,其共同成全唐僧奉诏取经以祈保大唐“江山永固”的实际是儒家治世的事业。

如此看来,作者似乎于儒、释、道一视同仁,不分高下了。其实不然。我们看书中没有出现儒家的圣人,但它写以儒教立国的唐王朝,却在那“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的南瞻部洲,必须得唐僧取了真经回去“劝化”;而以玉帝为代表的道教神仙集团,虽然高居天宫中,却养尊处

优,大都庸碌无能,以致孙悟空“大闹天宫”,最终还要靠观音菩萨乃至如来亲自出面维持,“西天取经”取的是佛经“五圣成真”除唐僧之外都是“弃道归佛”;又书中所写几乎没有一个能干的儒者,做坏事的大都是道士,不过除了观音院的3个和尚(第十六回)之外,佛门弟子却几乎都是好的。注意到这些,就可以知道作者虽曰“三教合一”,却不是轮流坐桩,而是于三教中更推崇佛为第一高门。

对此,书中不少描写有象征或可推论而出的意义。如:第九十八回有一段写取经人将近西天佛祖所居的灵山,而先到了玉真观下,有玉真观金顶大仙迎接接引;大仙指引唐僧等前去灵山的“本路”——“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就自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是”。毫无疑问,这里玉真观、金顶大仙是道教的象征,其在灵山脚下与仅为接引的地位,就标志了虽然入道与成佛都在同一条路即成佛的“本路”之上,但“道”近而“佛”远,“道”在下而“佛”在上,“道”为卑而“佛”为尊。又同回写传经之后,如来对唐僧说“此经……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云云,就直以“我门之龟鉴”凌驾于儒、道两家之上。所以,通观全书,给人的感觉和印象不能不是儒、道虽各有妙用乃至神通,但是都不如佛教上可以“安天”,中可以济世,下可以度鬼怪妖魔,为无量大法。所以,《西游记》说“三教配合”只是门面话,它真正要凸显的是儒不如道,道不如释,因而“三教归一”只能是归于佛教的“不二门”(第一百回)。

由此可以顺便说到,至少是从作者的用心看,《西游记》不独与“农民起义”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其中颇多阴阳五行、姪女婴儿、金丹烧炼的描写与说教,诚然是关乎道教的内容,但它的主题决非道教“金丹大旨”,而是表面上的佛、道并尊,以佛济儒,而实质上是以道济佛,以儒衬佛,“归一”于对佛法的推崇与弘扬,即第七回中有诗所谓“万相归真从一理,如来同契住双林”。

但长期以来,有学者以为《西游记》有讽刺佛教的倾向,其实是出于对几处描写的误读。一是书中写唐僧常常“敌我不分”,看来好像是对佛教徒之迂腐的有意讽刺,其实不然。取经途中的唐僧尚在“心性修持”的学佛过程中,未达明心见性的境界,有这种世人以为迂腐等等的表现,正是其需要大力修持以见性成佛的证明。这是唐僧学佛未至的局限,而决非佛教的缺陷,是对学佛未至者心性愚迷的讽刺,决非对佛教本身的讽刺。二是有学者常常提到《西游记》中孙悟空多有“谤佛”的话头,如说观音“活该一世无夫”、“如来哄了我”、“还是妖精的外甥”之类,以为这就是此书并不敬信佛教乃至“造反派脾气”的根据,这也是一个误会。那其实只是悟

① 本文所引《西游记》中内容均据文后参考文献[2]所列版本。

空急切中真性情的流露,只比他和八戒常在背后称唐僧为“那老和尚”略甚,不仅不是真正的毁谤而且有些恃宠撒娇的嫌疑。此等写法与第九十八回为西天作接引的玉真观金顶大仙对唐僧所说“我被观音菩萨哄了”为同一机杼,可相参观。三是西天传经要“人事”的描写,也常常被视为讽佛的表现,其实是禅机公案,完全不必当真^[3]。总之,读小说亦如读诗,绝妙处当但睹性灵,不见文字。在这样的地方,读者若想有真正的理解,正需要有一点“妙悟”的功夫,打破“文字障”而直视作者用心。

《西游记》“三教归一”归于佛的具体象征物为“有字真经”,“五千零四十八卷”。按《西游记》所写,西天取经在取经人是为了成正果,但是,西天取经是为了大唐,更是为了实现佛祖传经东土的宏愿。所以,“五圣成真”在唐僧等固然是修行目的,却是“西游”的“副产品”。就“西游”而言,把如来所传“有字真经”取回到东土,交付唐王,才是终局。所以,对世俗读者而言,“五千零四十八卷”是《西游记》“三教归一”归于佛教的最后象征。《西游记》不结束于“五众”到达西天,而结束于交付唐王“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后,此虽然是文学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事实,但从全书情节发展来看,却正有以此“五千零四十八卷”为坐实“三教归一”归于佛之主旨的重大作用,故称其为“点睛之笔”,决不为过。

但是《西游记》“三教归一”归于佛的主旨,却没有停留在“五千零四十八卷”,而是进一步归结到这“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数盖合一藏也”。“此数”即“五千零四十八”,书中甚重此数,如写“八戒笑道:‘我的钯也没多重,只有一藏之数,连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问沙僧道:‘师父宝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第八十八回)又写观音菩萨为唐僧等计算途程说:“共计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第九十八回)又都重在强调其合于“一藏之数”。书中描写凡谈及取得经卷,都特别提点其为“一藏之数”。如写传经时“传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数”,之后如来催促唐僧等东归,也说是“以完一藏之数”,唐僧东归后报告太宗说“宝阁传经,始被二尊者索人事未遂,故传无字之经,后复拜告如来,始得授一藏之数”,等等,都直接把“五千零四十八卷”称为“一藏之数”,给予特别突出和强调。这里“数”即“道”,其言“数”不言“卷”即弃“象”言“数”的用心,就是表明《西游记》于“西天取经”,比较经卷本身,更重其真义,即佛家宗旨的“空”,也就是书中所称孙悟空所“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第九十三回)的境界^[4]。但更具体说来,则应该是书中写唐僧等弃而不取的“无字真经”。仅是因了为俗众说法,作者不得不写唐僧终于取回了“有字真经”;即如佛祖所说:“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第九十八回)

二、“万法……归一”归于“一心”

《西游记》于诸教中除从总体上以“三教归一”归于佛独尊佛教之外,还在包括佛教各门派在内,于三教九流中强调“万法……归一”归于“一心”,以弘扬佛法“悟空”之旨。

我国古代三教的最大融通之处在于并重心性。这表现在“一心”很早就成为儒、释、道修学的最高境界,如《四书·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九《学三·论知行》:“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云笈七签》卷五六《诸家气法部一》:“夫至人含怀道德,冲泊情性,抱一守虚……比于赤子。赤子之心,与至人同心。”《五灯会元》卷二《保唐无住禅师》:“唯有一心,故名真如。”同书卷十四《大洪报恩禅师》:“故西天诸大论师,皆以心外有法为外道,万法唯心为正宗……三教一心,同途异辙。”为学就是修心体道。这同样是三教公认的道理,如《二程遗书》卷第一上《二先生语一》:“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终食之倾末有不离者,其要在收放心。’”《二程遗书》卷第一上《二先生语一》:“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人身来……”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三《观物外篇上》说:“先天学,心法也……先天之学,心也。”同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又说:“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又说:“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变,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如此等等,虽具体处总不免有异,但最重“心法”一点,诸家实无根本不同。

《西游记》正是承我国古代三教并重心性的传统,把“万法……归一”归为“一心”。这是此书开篇就著明的,其第一回称“心性修持大道生”,明是写悟空学道,暗亦点明此书“究天人之际”的根本就是“心性修持”,即“涵养吾一”的“心法”或曰“心学”;第十七回甚至借菩萨之口说:“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悟空听了这话“心下顿悟”。可知《西游记》写菩萨之教也就是它的宗旨,不过是使人“心下顿悟”禅学南宗的“本来无一物”^[5]而已。书中有关显示不胜枚举,而以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最切此义。

《西游记》几乎就是一篇“悟空传”,而写悟空有便即点“心”字,称“心猿”。如写其前身为仙石“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下,李贽评曰:“此说心之始也,勿认说猴。”黄周星评曰:“不过只是说心耳……”又写“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下,黄周星评曰:“此是心之形状。”又写石卵“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下,黄周星评曰:“心字出现。”当是以猴子垂腕勾肘,合于“心”字形象,而后来不仅悟

空学道之“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仍是“心”字之象,而且全书凡涉及情节意义处都称孙悟空为“心猿”,摘录有关语句列表如下(见表 1):

表 1 《西游记》称孙悟空为“心猿”统计

序号	回目	摘 句
1	七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2	十四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3	十九	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
4		意马胸头休放荡,心猿乖劣莫教嗔。
5	二十八	却说唐僧听信狡性,纵放心猿,攀鞍上马。
6	三十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7		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凋零。
8	三十一	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
9	三十四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10	三十五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11	三十六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12	四十	正是:未炼婴儿邪火胜,心猿木母共扶持。
13	四十一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14	四十六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15	五十一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炼炼魔
16	五十四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17	五十六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18	五十七	五行生克情不顺,只待心猿复进关。
19	六十一	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今番正好会源流,断要相持借宝扇。
20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宝扇有清凉。
21	六十三	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舍苦相寻。
22	六十五	驯猴秉教作心猿,泼怪欺天弄假象。嗔嗔恨恨各无情,恶恶凶凶都有样。
23	七十五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24	八十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25	八十一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26	八十二	正是:心猿里应降邪怪,土木司门接圣僧。
27	八十三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28		一个是天生猴属心猿体,一个是地产精灵姹女骸。
29	八十五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30	八十八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31	九十九	贬退心猿二十难
32		心猿遭害三十难
33		再贬心猿四十五难

以上“心猿”之称在《西游记》百回前后大致均匀分布有 27 回书中出现 33 次,除第二十八回之例出现于正文叙述之中,其他各例均出现于回目(第九十九回的 3 例视同回目)与诗词之中。清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云:“《西游》每回妙义,全在提纲二

句上。提纲要紧字眼,不过一二字。”以“心猿”二字在全书回目等处出现之频繁,可见“心猿”正是关乎全书“妙义”的“提纲要紧字眼”。这在第七回有诗说“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已自点明。其意即以“悟空”为“心猿”修真的最高目标,也就是经万千磨炼,使石猴能悟心即是空,空即是心的道理。但是,“空”不可见而可见于“一”,所以“悟空”的过程为悟“一”,使心能“定”、能“正”、能“一”,然后能“空”。换言之,即经由“归一”而“悟空”。这在书中也还有更多具体的象征,如:写花果山为“百川汇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擎天柱”即是“一”之造型,寓有“一”即“灵根”之意;又孙悟空使“如意金箍棒”的创意,可能起于佛教禅宗“棒喝”的传统,《水浒传》写宋太祖也是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军州都姓赵”,不必深论,而也能肯定是“一”之造型,又说它本是“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就进一步寓有“一”即“定”之意。正是靠了这根棒,悟空才得为“斗战胜佛”;而第九十八回写过凌云渡走的“独木桥”也显然是“一”字的造型,寓有经由“一”然后才能“空”之意。悟空“顿悟”早,能“一”,所以能过“独木桥”,唐僧等未至于“归一”,所以仍要乘“无底船”,不能从“独木桥”过去。

但是,全书更多点染的是“一心”之修持。如第四回写玉帝无奈封悟空为齐天大圣,有官无禄,“且养在天壤间,收他的邪心”,句下有黄周星评曰:“收邪心是一部书中大主意,于此轻轻逗出。”而天宫为悟空“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两个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自然也是为“收邪心”的。直到第七回被如来压于五行山下,题曰“定心猿”,第八回 500 年后观音菩萨经五行山下看望悟空,悟空表示“知悔……情愿修行”,做取经人的徒弟,书中遂称“那大圣明心见性归佛教”。第十四回写菩萨送唐僧紧箍,使收伏悟空,并传授“紧箍咒”,又称“定心真言”,黄周星评曰:“明明说出一篇宗旨。”第十七回菩萨用金箍擒了黑熊怪,“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无比顽性此时空。”第二十回有偈语云:“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生灭尽由心,请君自辨别。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第二十四回悟空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唐僧道:“千典万典,也只是修心。”又鸟巢禅师的《颂子》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可见《西游记》写取经而意实不在经之本身,全部大书只是关于修心的寓言。故清人陈士斌评点《西游记》自号“悟一子”,尤侗则称陈士斌评点之《西游记真诠》为“悟一之书”(《西游真诠序》),就都是看到了《西游记》中“一”即道、道即“一”,“万法……归一”归于“一心”,然后才至于“万法皆空”的道理。

(下转第 75 页)

(九) 加强科研与宣传工作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 及时掌握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趋势及欧美日等主要业务发包国的市场动向。要研究国内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发展情况, 及时总结可借鉴的经验, 为我市把握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重要资讯。加强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宣传力度, 组织媒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宣传昆明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意义、有关政策、产业导向和产业进展情况, 宣传报道取得显著成绩的服

务外包企业, 在全市营造有利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良好宣传气氛。

[参考文献]

- [1] 微笑曲线[EB/OL]. [2009-11-10].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y20091102/01436909377.shtml>
- [2] 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 [2009-11-10]. http://www.yuhf.com/SkCollectory/SK_showArticle.asp?id=64
- [3] 郑静萍, 吴玲, 韩秀红. 昆明生态城市建设研究[J]. 昆明学院学报, 2009, 31(2): 97-101.

(上接第 61 页)

三、余 论

此外, “八十一难”的描写也集中体现全书“一”以贯之的数理。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写唐僧等取经回程, 于通天河淬水湿经, 为八十一难最后一难, 所以回目说“数完”、“行满”, 而所谓“灭尽”其实即俗说“九九归一”。“一”为数之始, “归根”亦即“归一”, 也就是回到第一回所谓之“灵根”、“元”或“源”。本回所谓还归遇鼋者, 即还“元”归本的“归一”之意。而通天河之难, 明为显示取经之难原有定数, 缺“一”不可, 暗中也象征取经已过八十难, 终还需得“一”而成的数理。这个“一”, 既是“八十一”之“一”, 更是“九九归一”、“逢九进一”之“一”, 即“元”。“归根”之“根”与还“鼋(谐“元”)-之“元”, 分别即开篇第一回“灵根”之“根”、“源流”之“源”, 与结末“反本还元”(第九十八回)之“元”。这样全书前后照应, 实现了“一”以贯之的宗旨。作者于此安排极为周密: 取经来回十万八千里, 刚好等于悟空一个筋斗的路程, 其数又是开篇“会元功”之“每会该一万八百岁”之数的 10 倍; 而通天河为唐僧等取经回程第 1 站, 黄周星评曰: “或曰: 金刚之欲完一难, 何以必于通天河? 盖适当五万四千里之半途也。”也就是说, 以全部取经程途论, 通天河是“五万四千之半途”, 以取经人东归论, 通天河是回程即“归根”、“还鼋(元)”之始。也正是为此, 作者于取经归途之始多

一波折, 点明全书“归一”之旨。另外, 按五行之说, 黄周星评曰: “通天河何以遇老鼋? 还元之也。还元何以堕水? 水者, 天一所生, 地六所成, 为天地最初之数。三藏抛江, 回东堕水, 盖八十一难, 与贼相终始, 亦与水相终始也。不堕水, 安能完难? 不完难, 安能还元? 不还元, 安能正果!”也就是说, 这个以水贼始以水贼终的安排, 也体现“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线索。

综上所述论《西游记》“归一”之旨表现为两个层次, 即“三教归一”归于佛, 尤归于“一藏之数”; “万法……归一”归于“一心”。其意在表明世人学佛“卷尽五千四十八”, 其要在归于“一心”。而“一心”之境非他, 乃石猴本为“心猿(源)”而“法名叫做孙悟空”是也。因此, “悟空”才是全书“归一”之本旨, 而诚如黄周星评曰: “《西游记》一成佛之书也。”(第九十八回)

[参考文献]

- [1] 杜贵晨. 《西游记》“悟空”论[M] / 杜贵晨.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 [2] 吴承恩. 西游记[M]. 李卓吾, 黄周星, 评.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 [3] 杜贵晨. 唐僧的“紫金钵盂”[N]. 光明日报, 2005-3-25(6).
- [4] 杜贵晨. 说“一藏之数”[M] / 杜贵晨.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 [5] 法海. 六祖坛经[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0.